



排练、登台、谢幕、辗转，这段时间，当代大型杂技剧《脊梁》正在全国巡演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所到之处，收获满堂喝彩。

满堂喝彩的背后，是长达三年的坚守。从最初采风、创排、打磨，到走上全国巡演之路，《脊梁》以贵州交通建设为创作蓝本，用精湛的技艺、真挚的情感和现代的表达，直击人心。

同时，也展现了贵州交通从“崇山峻岭”到“万桥飞架”，从“千沟万壑”到“高速平原”的壮阔史诗。



脊梁

《脊梁》剧照（资料图片）

——访当代大型杂技剧《脊梁》艺术总监陆水莲、编剧曹海玲

「技」与「戏」的双向奔赴

□ 本报记者 杨文静

“‘世界桥梁看中国，中国桥梁看贵州’，这句话非常准确地道出贵州桥梁建设在全国，乃至世界的重要地位。在乌蒙磅礴走泥丸的群山深处，有这么一群新时代的贵州人，他们把被万山阻隔的贵州高原变成了通江达海的高速平原，这便是创作的契机。”《脊梁》编剧曹海玲说。

虽然故事发生在贵州，但曹海玲认为，它所传递的“艰苦中追求卓绝，苦难后成就辉煌”文化内核是能够跨越地域的，具有“普世价值”。而贵州铺路架桥的艰辛过程，恰恰又与杂技“高、惊、险、奇”这一表现形式高度契合。如此，故事题材与杂技属性共同具备了“独特”的气质。

确定创作题材后，2023年，《脊梁》组建专家团队和主创团队深入一线采风。“只有脚踩在泥土上，故事才能从心里长出来。”该剧艺术总监、贵州省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水莲说，随着采风活动的深入，他们不仅被贵州桥梁所展现的科技力量所震撼，更被建设背后的动人故事深深触动。

正是这份感动，持续激发着专家团队和主创团队的创作激情，促使大家就《脊梁》的创作方向与定位达成共识：在时代的历史大背景下，构建一个戏剧故事体系，展现贵州几代人的奋斗史，以杂技叙事，以杂技抒情。

杂技如何叙事？没有台词、没有唱词的杂技，如何戏剧化表达？如何让观众既看懂故事，又触动心灵？这是创作中最大的难题。

在曹海玲看来，杂技剧以“技”为本，除了没有台词、没有唱词之外，最大的不同，是根据剧情去重新设计每一个杂技节目，而每一段剧情又必须充分考虑使用什么杂技本体去表现。既要符合“戏”的规律，又要遵循“技”的准则，是“戏”与“技”的双向奔赴。

陆水莲坦言，《脊梁》最大的

挑战是让习惯“技术至上”的杂技演员学会“演戏”。“他们能完成高难度空翻，但要用眼神、肢体去传递情绪，甚至塑造人物，一开始非常困难。”陆水莲说，有的年轻演员即使练到浑身是伤，仍难以把握人物的内在感受。

然而，改变在一次次的磨合中悄然发生。排练厅里，器械声渐渐被关于剧情的讨论声所替代。演员们开始主动理解角色，用身体“说话”。正是这种从“完成动作”到“表达情感”的跨越，让《脊梁》真正实现了“技”与“艺”的深度融合。

“这部剧不是传统杂技的技巧展示，而是以杂技叙事，以杂技抒情，用杂技形式演绎戏剧，又以戏剧形态表现杂技本体，通过综合性艺术手段，让杂技传递

贵州新时代声音，讲好贵州故事、中国故事。”曹海玲说。

如今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面对赞誉与成绩，陆水莲说：“从事杂技行业至今，见证了贵州杂技从单一技巧展示到综合艺术表达的转型，所获得的荣誉是对整个团队的褒奖和鞭策。未来，将持续为发展和传承贵州杂技竭尽全力，让杂技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更持久的生命力。”

采访最后，当被问及“如果用一段话概括这部剧目，您会说什么？”时，曹海玲选择以她创作的《脊梁》主题曲“吾乡”来作答：踏碎了云朵，踢倒了山尖，循着天路的方向，把千沟万壑变成了平原，高路入云，换了人间……万桥飞架是吾乡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

艺术总监 陆水莲



编剧 曹海玲



《脊梁》剧照 肖芳摄